

寻访一张20年前汇款单背后的西藏情缘

在中国照片档案馆浩如烟海的馆藏中,有这样一张平凡无奇的照片。它是新华社记者20年前拍摄的一张从天津发出的汇款单,汇款人署名为“七九年援藏干部”

汇款单上的“七九年援藏干部”是谁?他为什么会汇出这样一张汇款单?他现在过得如何?带着这些疑问,本报记者开始了寻访之旅

本报记者黄臻、刘金海、普布扎西

1979年,孩子才4个月的他主动报名,前往西藏工作。从海河之滨到藏东小城,近三千公里的路程,他走了七八天,颠簸与头痛为伴。

2001年,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即将开工建设的消息传遍全国。当时每月工资不过两千多元的他挤出了1118元,在汇款单上写下“祝铁路早日修到西藏去”。这张没有留下姓名的汇款单,也是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当年收到的第一笔汇款。

2021年,已是古稀之年的他第20次进藏,手中握着药瓶,心里牵挂的却是当地孩子们怎么用上热水……

寻访

北京,中国照片档案馆。

浩如烟海的馆藏当中,有这样一张平凡无奇的照片。它是新华社记者在20年前拍摄的一张从天津发出的汇款单,汇款人署名为“七九年援藏干部”。

经记者回忆,这张金额为1118元的汇款单,正好与计划开工建设的总长度(1118公里)数额相同。

“七九年援藏干部”是谁?他为什么要汇出这样一张汇款单?

1979年在援藏工作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。三千多名干部纷纷从五湖四海奔赴雪域高原,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。如今,这些干部都已经过了退休年龄,人又分散在全国各地。这位“七九年援藏干部”如今又身处何方?

顺着当年天津援藏干部的历史档案搜寻,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告诉记者:“给西藏捐款的事情可以去问天航局的李书记,他是七九年的‘老西藏’。”

李书记,全名李纯民,退休前就职于中交天津航道局(简称“天航局”),当这位微信名为“梦回藏东”,已经70岁的老人看到汇款单的照片时,笑了:“这是我的字迹,我每年都给青藏铁路建设指挥部捐款,直到2006年建成通车,之前没和其他人说过。”

2001年,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即将开工建设的消息让李纯民激动不已,攒了1118元捐给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的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,“以尽自己绵薄之力”。

从2001年汇出第一张汇款单开始,到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,李纯民每年都向青藏铁路建设指挥部捐款。金额根据计划开工建设的长度到实际开工建设的长度进行调整。每次都有祝语,每次都没留下真实姓名。

情牵

类乌齐,藏语里的“大山”,位于西藏东北部,平均海拔约4500米。

1979年,李纯民响应国家支援西藏的号召,前往距离天津近3000公里以外的西藏昌都类乌齐县工作。

“那时候一去就要五年,户口要迁到西藏。庆幸的是父母和爱人的支持,尤其是我的父亲,一名老党员,认为祖国哪里需要,我们就应该去哪里。”

当时李纯民的孩子出生仅4个月,妻子崔伟民知道类乌齐海拔高,担心他身体吃不消,但思前想后,还是选择了支持:“我们天航局的女职工以前很多都是船员家属,习惯了丈夫不在家,且个个都是女汉子。大家你帮我买个菜,我帮你看会儿孩子,日子就过去了。”

第一次进藏,李纯民等一行人,从北京乘火车至成都,后转乘汽车,在土路上奔波了整整6天,下车的时候,已经成了“土”人。

“车行川藏路,尘飞如烟雾;盘山道路险,峡谷凌空渡。车内味难闻,噪声响若鼓;一天八百里,颠簸加俄肚。缺氧气喘急,心跳更加速;头痛欲裂,咬牙忍呕吐。长途无尽头,漫漫西天路;声声问山峦,昌都在何处?”李纯民至今记得当时写的一路甘苦。

初到昌都类乌齐,事情千头万绪,但内地干部首先要面临的是如何适应当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大家把这个形象地概括为“过三关”——“骑马关、语言关、生活关”。

下乡宣传政策、进行生产生活调研是李纯民的主要工作。几十年前,下乡的路很不好走,有的



图1:4月22日,李纯民在天津家中展示2002年向青藏铁路建设捐款的汇款单存根。

图2:1981年春季,李纯民在西藏昌都类乌齐县下乡工作途中(翻拍资料图)。

图3:5月1日在类乌齐县伊日乡小学,李纯民(中)和学生们交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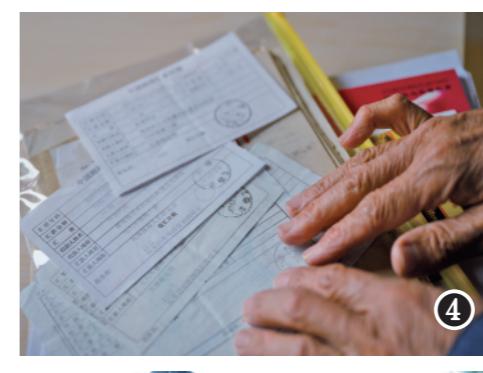
图4:4月22日,李纯民在天津家中展示向青藏铁路建设捐款的部分汇款单存根。

图5:4月30日,在类乌齐县桑多镇第二小学,学生们用热水洗漱。这套热水设施由李纯民发起的“齐兴”助学奖励基金捐助。

新华社记者刘金海、黄臻摄



②



④



⑤



③

地方骑马也要三四天,没有马匹根本行不通。

不怕骑马,不怕被摔,成了李纯民进藏工作的第一课。

“瞎拉”是下乡时与李纯民朝夕相处的独眼马,“马是一等一的好马,就是因为瞎了一只眼,性格暴躁,但我俩是好朋友。”

近几年,李纯民回类乌齐,下乡再也不需要骑马了。县里人说,大部分村子都通了公路,但李纯民至今忘不了“瞎拉”,忘不了那些骑马下乡的日子。

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,李纯民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,用汉语拼音标注藏语发音,有空就背几句。如今这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,写满了李纯民当年的记性。

“尊重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尊重他们的语言。”他说。

掌握了语言,如同掌握了走进藏乡的钥匙。李纯民下乡工作的次数与时间逐渐增多。与当地老乡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帮他们除草、施肥、防霜、到山上去放土火箭驱鼠,还给他们普及科学知识……会说藏话的他,被当作亲人一样看待。

下乡工作时,李纯民最不适应的就是吃不青菜,这导致本就肠胃不好的他经常性便秘。最严重的一次,整整6天解不出大便。

“幸好有当地群众给我煮昂贵的酥油茶,房东大娘给我炖芫根,这才缓解了症状。”李纯民说。

“还有一次冬季下乡,他们把房间让给了我,自己带着孩子们悄悄住在院子的草堆里……”往事再提,李纯民眼泛泪光。那些和藏族乡亲日积月累的情谊,成了他日后援藏助学的情感之源。

乡愁

多少次梦里与你相见,
忘不了你的美丽容颜,
你是九天里飘下的一片彩云,
你是那颗藏东明珠璀璨耀眼。

这诗句,来自李纯民。

1983年底,因工作劳累,李纯民突发自发性气胸,病情十分危急,县里想方设法将他送回了天津治疗,最终挽救了他的生命。

近5年西藏生活,类乌齐的山山水水,朴实的藏族老乡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。

1993年,李纯民第一次重回类乌齐。经过一个教学点时,发现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,只用塑料布糊上,风呼呼灌进来,上课的孩子们冻得瑟瑟发抖。这一幕让李纯民感到心疼不已,他留下钱,嘱咐校方给教室装上玻璃。

从那以后,改善类乌齐的教学条件便成了李纯民的“乡愁”。

2006年,李纯民再次回到类乌齐,桑多镇恩达村教学点低矮的校舍和破旧的教具成了他的“心结”。李纯民与朋友一道,出资35万元,扩建恩达村教学点。

2007年,恩达村教学点新教室顺利落成,升格为恩达小学(现为桑多镇第二小学)。

自2007年至今,李纯民发起设立“齐兴”助学奖励基金,每年奖励并资助类乌齐县优秀老师和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学生,这也是他改

善当地教学设施的主要资金来源。截至目前,该基金共募集资金900余万元,其中李纯民个人捐款逾100万元。

“扶贫先扶智。建立‘齐兴’助学奖励基金,就是大家共同来振兴西藏的教育。”李纯民说。

而那些因李纯民改善了生活学习条件的孩子们,并没怎么见过这位好心的“李爷爷”。

“读到大三,终于有机会当面跟李爷爷说声谢谢了!”21岁的扎西措姆是“齐兴”助学奖励基金资助的一名藏族大学生,目前在天津大学就读工商管理专业。从大一起,她每年能收到4800元生活资助费,直到最近,因为记者的寻找,她才得以与同在天津的“李爷爷”见了面。

今年30岁的郎加桑姆是接受李纯民个人资助的藏族学生之一,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传播知识,目前担任类乌齐县第二小学数学教研组组长,工作之余也在尽微薄之力开展助学活动。

“如果不是李爷爷,我根本不可能站在讲台上。这笔助学金帮助我减轻了许多生活上的负担,也让我有了跟别人一样追逐梦想的机会。”郎加桑姆说。

今年30岁的郎加桑姆是接受李纯民个人资助的藏族学生之一,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传播知识,目前担任类乌齐县第二小学数学教研组组长,工作之余也在尽微薄之力开展助学活动。

“如果不是李爷爷,我根本不可能站在讲台上。这笔助学金帮助我减轻了许多生活上的负担,也让我有了跟别人一样追逐梦想的机会。”郎加桑姆说。

“尊重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方面,就是尊重他们的语言。”他说。

掌握了语言,如同掌握了走进藏乡的钥匙。李纯民下乡工作的次数与时间逐渐增多。与当地老乡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,帮他们除草、施肥、防霜、到山上去放土火箭驱鼠,还给他们普及科学知识……会说藏话的他,被当作亲人一样看待。

“读到大三,终于有机会当面跟李爷爷说声谢谢了!”21岁的扎西措姆是“齐兴”助学奖励基金资助的一名藏族大学生,目前在天津大学就读工商管理专业。从大一起,她每年能收到4800元生活资助费,直到最近,因为记者的寻找,她才得以与同在天津的“李爷爷”见了面。

今年30岁的郎加桑姆是接受李纯民个人资助的藏族学生之一,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传播知识,目前担任类乌齐县第二小学数学教研组组长,工作之余也在尽微薄之力开展助学活动。

“如果不是李爷爷,我根本不可能站在讲台上。这笔助学金帮助我减轻了许多生活上的负担,也让我有了跟别人一样追逐梦想的机会。”郎加桑姆说。

今年30岁的郎加桑姆是接受李纯民个人资助的藏族学生之一,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传播知识,目前担任类乌齐县第二小学数学教研组组长,工作之余也在尽微薄之力开展助学活动。

“如果不是李爷爷,我根本不可能站在讲台上。这笔助学金帮助我减轻了许多生活上的负担,